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檄文類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懈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蠻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來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

孽饕餮放横傷化虐民父嵩乞匄蓋攜養因贓假位
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職汭閹
遺醜本無懿德摽姦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
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
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
以椑牌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
輕進易退傷夷折衂女六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
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蹴子六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跂扈
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
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
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

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
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
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
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
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
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
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五懈被以非罪搒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
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遂奪時明
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
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裸（胡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荷科防互設罟繳充暖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女教）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獺）晨夜逋遁也據敖倉門河爲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鮮不仙矣）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舊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蟻居）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

肝腦塗地之秋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
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物主違
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幷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
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
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
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曰及孫權
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
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
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
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
齊斧名字不足以涴簡墨譬猶鷇（角卯）始生翰毛而
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
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
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
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也）昔夫差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
黃池終於覆滅身聲越軍及吳王濞（浦拔）驕恣屈（埤）強
猖（昌）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
下滎陽則亡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
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恒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

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盛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捏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遭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孫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俱縛)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

漢銳卒南臨汶江揚瓦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
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
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
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技附葉從皆非詔書
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
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
舉其郡還歸國袁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
衆出降還討睢固薛洪摎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
張郃烏合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
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
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
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
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
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
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
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
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言凶
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
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
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
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
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
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
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

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
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
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
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
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
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窄雨絕於天
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
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寧鴟決之鳥巢於蓬苕
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
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
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
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
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笮量大小以存易
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蹢蝮蛇在手
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
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
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
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律令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
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
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愼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

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衛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彝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覲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卒）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蹤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廛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国之民長有怪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国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弃仁義忠信於中国者即爲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專倨不王弃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狀類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捧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絶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関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欝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

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韓愈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若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實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
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
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金鑄

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
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
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
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
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
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
伏聽勅旨謹奏

舉馬揔自代狀　韓愈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揔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
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
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
謹錄奏聞謹奏

爲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柳宗元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諜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陸贄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衡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紊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

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
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
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
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陸贄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
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
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
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
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
於絶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
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
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
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
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
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
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君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
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
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
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
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棄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擿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獨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猒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棄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父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

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困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璵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曆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若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則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諒直若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違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惕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彌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

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頭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成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彼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顧按腑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遠諫之謗是乃捨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陸贄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衣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敎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大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

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變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小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惶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稟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讜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鼓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勿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愼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圖之怨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壞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怪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遂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肊以聞謹奏

陸贄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説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輙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説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今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棰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援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慽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喧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審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怨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

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旣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蕪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來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袄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右欽敘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衣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
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
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
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
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
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
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
有四然其掌務而授溱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
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
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
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禄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國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禄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寖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竭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與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

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霣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陜郊懲艾往事稍益禁衝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盛兵每歲乘狄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蠚舉國來寇志吞嶮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

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巳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巳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仕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巳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巳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不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邮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摧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比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陸贄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撙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
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
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
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乂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剿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等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技矣惟陛下重愼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賫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也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

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刼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猒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赤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

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

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曰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贄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録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内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

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乎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之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爲雜糅於其間聚怨嗔嗔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玄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揔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怒謗爲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猒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
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
非遥謹奏

議學校貢舉狀

蘇軾

熈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
狀奏准勑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鬱聞
奏者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
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
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
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
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
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
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
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
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
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
訟聽于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去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

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
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
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
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
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貨賂公行權要
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
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
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矣曉義者又皆去以爲
明經矣其餘皆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
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
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
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
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
欲登俊良黜庸回揔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
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
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
好差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
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
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
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
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
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
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
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
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
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然而竊取其言

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時政狀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以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責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爲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爲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以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耳豈特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諫買浙燈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是以臣等見同列臣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

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平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親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其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買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令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搉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

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唯當痛自刻損以身光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鵊鶻梓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氎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一千匹德裕上疏極論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然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建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顧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赦實

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弊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勸以姑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是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則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戍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害也今用事者又欲漸銷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

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拔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耿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户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度絶任愷戮力亦爲罷之使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内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内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

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入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横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自身入仕與贓輩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匿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

狂怪愈其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
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
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
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上流殃於見代亦恐取
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
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
既往之眞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
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
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
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脫致
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
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
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
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
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
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
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揚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
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欽慕而長嘆者
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
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
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
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
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
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
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
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
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
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

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剥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溥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忌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爲甚也夫財者上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幾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鈔法如舊鈔今愈

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後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焉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已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三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四

詔類

尊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糲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疑獄詔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封爵之誓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又

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三月詔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爲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出出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封功臣詔

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十斤

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除肉刑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漢武帝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悖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紹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求賢詔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勸農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令茲親率羣臣農以觀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駞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鼎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

下鞬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
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漢軍士
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
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
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
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
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
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都國二千石各
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
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

議省刑法詔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郎議省刑法

報馮異詔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
懼意

賜東平國傅手詔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

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沈文季加侍中詔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文季業宇流正鑑識通允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坼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寔爲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遠施行

建國號詔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循百姓見聞之迹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一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與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授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即位詔　王鶚

朕惟一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

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
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
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冲人渡
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
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駰騎馳歸目前之
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
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
不謀而同太祖嫡孫之中一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
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
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一祖訓傳國
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爾三祈
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
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
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
文雖承平未易遽來而飢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
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一上天之命
勳親斯託敢忘一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
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
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親祀南郊赦　　虞集

朕膺昊天之成命承祖宗之貽謀祗纘丕基于今三
載撫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
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衮冕致明禋于南郊
尊我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
嘉景貺之旋臻宜施作解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
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寧之福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四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